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且結此情之歸  
卷一

滄海橫流 側身無所 月夜發端 花月發端 此情之發 瑞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魏秀仁 撰  
清魏秀仁 撰  
秋痕 卷一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編號 D8665100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  
熱寡情之。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  
況其他。乾地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  
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  
能不見。惡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書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  
洩呢。吟風弄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  
情於時鳥。嗚呼。明几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炏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  
從那里說起。因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  
於正。陶靖節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什麼情呢。  
我們原上。源倒名。放蕩。雙紅堂 小說 64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東洋文化研究所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的注意事項





花月痕全書卷二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匪。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天寒歲暮。游子鄉關之感。風人此帖之思。屬至當來。頓覺茅店雞聲。草橋月色。觸目驚心。無復曩時興致。行次寶雞。過一故人。詢及行蹤。因言節度田公。於十月杪奉命移廣。已見却抄。且有不必要來京請訓之語。癡珠意緒愈覺無聊。想道：人生遇合。自有定數。到是蜀中風景。甲於寰區。自古詩人流寓其地。閱歷一番。也不負負痴珠。自此入益門。度大散關。寓意山水。日紀一詩。轉也擺脫一切。這日到了廣漢。廣漢守郭公。係痴珠郎舅至戚。迎至署中。十年分手。萬里聚頭。這一日情話。比西安王淑玉家。又是一樣。款洽癡珠。借此度過殘年。飲薛濤之酒。闌花蕊之詩。客邊亦不寂寞。韶光荏苒。轉瞬是二月初旬了。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逼近東越。繼而傳聞上游失守。會城危在旦夕。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聞此信息。何等張皇。到三月杪。郭家安信到了。癡珠不得家中一字。如何放心。便差人查探由湖入廣之路。差人回報。黃州道梗。田公現在留滯長沙。癡珠急得沒法。因想往華嚴菴求籤。指示去路。原來廣漢有一華嚴菴。係太史金公兆劍之妻馮燕娘所立。燕娘聰穎絕倫。年十九。歸太史。蜀人比之趙松雪。夫婦踰年。太史卒。燕娘不茹葷。奉姑以居。踰年。姑又卒。燕娘遂祝髮奉佛。高坐禪床。足不出戶者三十年。由靜生定。由定生慧。一切過去未來之事。洞照無遺。因此把所居捨為華嚴菴。就菩薩前神籤。指示善男信女迷途。法號蘊空。癡珠前此曾往瞻仰。值蘊空朝晨。唱去了。只撰一聯。鐫板送入。方丈懸挂。其聯云：

扭合

宗音  
去路紀程

西征吟草

回顧第二

回一筆  
春風入鼓

宗音

華嚴菴

蘊空小傳  
為四十三  
回張本

出蘊空  
補叙



歸重節字  
全書宗旨

神籤

并州養病  
之根

二十八字  
立定全書

大局  
秋心院  
伏下十一  
回卧病之  
根

伏下設如  
荷生

月痕○直  
注到四十

三回一葉  
驚秋

老納解神  
花痕  
文章有不  
妨明點下  
是也

春鏡  
文章有不  
妨放活下  
是也  
歸路紀程

眼目  
蒼茫風塵  
際踏燈  
足老  
草涼驛歸

也曾續史也曾續經。瞻落落名山博議書成竹素雙樓留隻影。未敢言仙未敢言佛。嘆茫茫孽海大家身在柏舟一葉引迷津。

蘊空由裁眉回來見了此聯也還點頭稱好。這回癡珠因要求籤先期齋戒。於四月初一日清早洗心滌慮。向華嚴菴來到了山門。便有齊婆迎接上殿拈香。癡珠磕了頭跪持籤筒默禱一番。將籤筒搖了幾搖。落下第十三籤。來從復磕頭起來。問過信筮。便有齊婆送過籤譜。癡珠看頭一句是。

如此江湖不可行

想道這樣湖南走不得了。又看下句是

且將來路作歸程

想道還要由山陝走哩。再看底下兩句是

孤芳自賞陶家菊

一院秋心夢不成

想道這是怎說。沉吟一會。重整衣冠。又跪下磕了三個頭。默祝一番。重求一籤。檢出籤譜。看頭一句是

故園歸去已無家

便不知不覺流下淚來。又看下句是

傾蓋程生且駐車

自語道這是遇着什麼人留我哩。再往下看去。是

秋月何如春月好

青衫自古恨天涯

癡珠想道這也不是好消息。正在疑慮。只見殿後一個老尼年紀七十以外。扶着侍者慢慢踱過來。齊婆侍立一邊。老尼便向癡珠合掌道。居士何來。癡珠急忙回禮道。比邱即蘊空法師麼。便一一通了姓名。老尼笑道。前蒙居士過訪。老衲朝山去了。有失迎候。轉承惠賜長聯。辱括老衲一生行實。令人心感。癡珠說道。久欽清節。且仰禪宗。正想向方丈頂禮慈雲。將籤意指示。不意比邱轉出來了。說畢。便將籤譜帖子遞過。蘊空接着瞧了一瞧。道。頭一籤上二句。居士自然明白了。下二句。後來自有明驗。大約居士與陶家菊零有一番因果。第二籤首一句。且不必疑慮。大抵秋菊春蘭。各極其勝。究竟秋菊牢騷。不及春蘭華貴。老衲有三十二字偈。居士聽着。便說道。

鶯飛草長

鳳去臺空

黃花欲落

一夕西風

亭亭淨植

疏秀秋江

人生艷福

春鏡無雙

癡珠遲疑不解。呆呆的立着。老尼道。居士請了數雖前定人定。却也勝天。這看居士本領罷。說着。便扶着侍者由殿東入方丈去了。癡珠也不敢糾纏。到客廳吃了茶。疑疑惑惑的回署。過了一夜。想道。幸是山陝此刻回匪甯靜。倘像去冬那樣光景。就這條路也走不得哩。因此決計由原路且先入都。再作回省。打算郭公也留不住。只得厚贖數百金。派兩名得力家丁護送至陝。是時初夏時候。途中不寒不熱。山青水綠。比殘冬光景迥然不同。到了梓潼。重經雲棧翠雲廊。滴水巖。青橋驛。紫柏山。紅心峽。諸勝。又令人心曠神怡。奈癡珠繫念老母在危急中。恨不能插



程 月痕 引起入夢 若有若無 是耶非耶

花痕 引起夢中 雙鴛詞碎

無起麗人 寫得閃灼 却有仙氣

大地茫茫 何處更著 煩惱

美人却成 一廟此景 可思

翅南飛那有心情流連風景每日重賞轎夫兼程前進四月初三日起身至十六夜二更已到  
了草涼驛地方此地上去鳳縣七十里下去寶雞九十里本非住宿之所癡珠因夜深了只得  
隨便住下是夕月明如晝跟隨人等趕路疲乏都睡了癡珠獨步小院中對月悽惻禿頭因癡  
珠未睡不敢上牀坐在堂屋打盹見癡珠在院子裏踱來踱去遂站起說道天不早了老爺睡  
罷癡珠看表已有兩下多鐘便進房去叫禿頭服侍睡去翻來覆去捱了一會總睡不着忽然  
似聞意外有人頻頻呼喚又似有人隱隱哭泣之聲將帳子揭開一看見斜月上窓殘燈半穗  
黯然四壁寂無人聲便又睡下想起昨日鳳嶺小憇見那連理重生亭的碑記文字高古非時  
下手筆便又恍恍惚惚如身在亭中援筆題道  
嶺下孤客征嶺上木連理連理之木死復生孤征之客生如死  
題畢覽見一麗人畫黛含愁鬢蛾鎖恨嬌怯怯的立在山坳將癡珠凝眸一盼便不見了癡珠  
移步下亭想道怎的這空山中有此麗人難道青天白日山魃木魅敢公然出現麼正在想著  
那脚步却向山坳走來不見人迹剛轉過山坳又見那麗人手拈一枝杏花身穿淺月色對襟  
衫兒腰繫粉紅宮裙神情慘淡立在那裏癡珠轉過脚步麗人却又不見了並那地方亦係一  
片平原並非鳳嶺癡珠想道我如何又走到這個地方呢再一望去見有一廟隔一箭多地便  
緩步向前只見廟門洞開油漆顏色黯淡得很是個古廟廟門直匾大書雙鴛祠三字門堂三  
間歪歪斜斜門上也畫有門神一扇倒在地下中間碧油屏門不成顏色屏門後甬道砌磚尚  
自完好兩旁一柏一松蒼翠欲滴癡珠一步步走上臺階見廊上東西木柵中間殿門懸掛板

聯一付是

秋月春風可憐如此

青天碧海徒喚奈何

十六個字用手推那殿門却是閉得緊緊的無踪可窺不知中間是何神像由東廊轉至殿後  
只見西邊有一小門踱進門來却是廟東的三間屋宇空洞洞的無一樣家伙對面有一亭亭  
中豎碑一座癡珠忙把碑文讀過是一篇四六正要背誦一遍陡見碑石搖動向身上倒將下  
來嚇得癡珠大叫一聲早把對房跟人驚醒了禿頭從睡夢中一躍碌爬起問是怎麼大家道  
老爺夢魘了癡珠一身冷汗將眼一睜瞧著月光燈影慘然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沒有什麼  
事睡罷便自坐起揭開帳子將燈剔亮去記那碑文覺得首尾兩段是全記得中門二段什麼  
四五就躡下床來披上衣服檢過紙筆將首段先行謄出其詞曰

麴塵走馬絲柳情長藥店飛龍香桃骨損驥方展足傷心賦鵬之詞鳳不高翔掣淚離鸞  
之曲春風眉黛花管新描夜雨啼痕竹斑忽染瑟彈湘女落遺響於三秋環認章郎結相  
思於再世大抵青天碧海不少蛾眉見嫉之傷誰知白袷藍衫亦多鼠思難言之痛此雙  
鴛祠所為立也

騰畢想道這段情文已極哀艷了近來四六家那有此付筆墨因將次段慢慢的記憶援筆先  
謄那首二句云

則有家傳漢相派行蘇州

想道怪呀竟是我家的故事了其下還有八字再記不出便提筆圈了八圈騰那底下的是

花痕

情根一動 自然生者 可死死者 可生醒者 可夢夢者 可醒 驚客夢 月痕

情場空矣 情關閉矣 總括全書



青箱付託。鯉庭負劍之年。黃嬭編摩。烏几吹簫之夜。想道這聯以下。還有名題。燕榜秋風。高撥桂香。一聯呢。如何對語。再記不出。就將十字。騰過又圍了十圍。往下騰去。是

輕裘快馬。霜嚴榆棗關前。寒角清笳。月冷胭脂山下。吊故宮於劉石。未泰高低。聆冷調於伊涼。箏瑟激楚。

騰到此處。要往下寫去。只記不出。想道以上數聯。後來纂去。作我的墓誌也。還可用以後數聯。係敘此人。抑鬱無聊。得一巾幘。知己筆墨。極其淋漓。如何一字也沒了。沈吟半晌。自語道。咳。恍惚得很。這數聯中。不是有那叔寶多愁。對那長卿善病麼。怎的記不起。比做更難。擲下筆。凝思一會。聽得雞聲已唱過兩遍了。便提起筆。另行將那段未數聯。騰出。是

彩雲三素。忽散魚鱗。寶月一奩。旋虧蟾魄。蓋積勞所以致疾。而久鬱所以傷生。歷險阻之馳驅。風如牛馬。慨身世之偃蹇。歲在龍蛇。病到膏肓。竟符噩夢。醫雖盧扁。難覓靈方。天定為之。謂之何哉。

想道如今是第三段了。段首四句是

爾乃亭亭淨植。蓮出河泥。烈烈奇香。蘭生幽谷。

騰畢。想道以下數聯。又忘了。更又另行寫道

杯蛇幻影。鬼域含沙。紫愁緒以迴腸。蔓牽瓜落。拭淚珠而洗面。藕斷絲長。生不逢辰。久惟荼苦。死而後已。又降鞠凶。填海水以將枯。寬無從雪。酒井波而不起。心早成灰。含笑同歸。

樹合韓憑之塚。偷生何益。夢隨倩女之魂。七千里記鼓郵程。家山何處。一百六禁烟時節。野祭堪憐。魂兮歸來。躬自悼矣。

便自語道。寫得沈痛如此。真好文章也。末段我使一字不忘了。遂接寫道

於是故人閣部。念攻玉之情。敦分金之誼。黃蘆匝地。悲風吹萬里之音。丹雘孔塗。落日下桂旗之影。觀襜褕之絳綵。翠柏蒼松。升俎豆之馨香。隻雞斗酒。嗟乎。滾滾勞塵。不外至性。至情之地。茫茫人海。最難一生一死之交。白馬素車。猶是范張同氣。珠幡寶蓋。終殊娟閣。雙棲咽汾水之波聲。淒涼夜月。拜曇花之幻影。惆悵春風。逝者如斯。竟成千古。人如可作。重訂三生。川嶽有靈。永護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終圓割臂之盟。

騰畢。窗紙上早已曉日。瞳瞳了。癡珠復朗吟一遍。禿頭暨眾人早已收拾行李。伺候。癡珠纔拭臉漱口。便上車。向寶雞進發去了。正是 人生能有幾。買買馬蹄閒。天與閉身好。如何不肯閒。欲知癡珠一籤一夢。後來若何應驗。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純用倒提之筆。步步凌虛。高唱而入。妙文也。亦至文也。

吾曩者。不嘗論觀日與雲乎。此則日之出也。雲之生也。晴暎炳耀。萬象畢露。膚寸而合。奇詭譎漾。沛於大野。勾出萌達。皆此物也。故於蘊空偈中。寫癡珠荷生。用明寫對寫。於碑記中。寫癡珠荷生。用一明一暗。一正一側。而秋痕秋采。則更用暗中之明明中之暗。正中之側側中之正。草蛇灰線。馬跡蛛絲。隱於不言。細入無間。水底觀日。日不一影。晴天看雲。雲不一色。極文章之奇觀。願與天下後世。巨眼人同浮一大白。

實者虛之  
虛者實之  
絕妙文心  
在此一語  
吾願會心  
人自領取  
感慨繫之

明痕  
但看古來  
或名下終  
日坎懷纏  
其身

水月鏡花  
隨口道破  
愁病都一  
切忘却何  
處更著色  
相

對語自然  
放空然而  
愴父決不  
解此  
月痕  
身情壯采



繁接第四  
回說入  
出梅小岑  
歐劍秋  
舌流  
正已  
花十  
出十妓  
出柳雲間  
叙柳溪  
勝地  
出秋華堂  
用重筆  
出芙蓉洲  
用帶筆  
花痕  
敘秋華堂  
敘芙蓉洲  
敘芙蓉洲

花二  
先透一筆  
文便不嫌  
直突○秋  
痕像梧仙  
小字用突  
可為春秋  
接打下打

懸者解朝  
花三  
得此六字  
便使下文  
四人拾兩  
人扶等語  
都覺不俗  
月痕

出苟才鬚  
眉活現  
花四  
如披明人  
漢宮春曉  
圖

極寫秋痕  
身分却無  
筆墨痕跡  
花五  
碧桃亦實  
非凡豔可  
比  
巴結  
出狗頭

草木之生也始而萌芽而幹幹而枝枝而葉或先葉而蒂蒂而萼萼而蕊蕊而花花而實  
百色萬態不可思議畫者不能盡其似言者不可窮其理也溯其生之之始則即此一粒  
之實是此一粒實中所謂芽而幹以至於花而實者則又無不具足雖然取一粒之實觀  
之則仍一渺然耳此回之一偈一夢即草木之實所謂渺然一粒者也吾將觀其芽而幹  
幹而枝枝而葉或先葉而蒂蒂而萼萼而蕊蕊而花花而實也

第六回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話說明經畧奏凱班師一路皆荷生察看形勢增減防兵直到二月杪始抵太原閩城官員以  
次排設慶賀筵宴三軍見藻萬姓驩虞也不用鋪張揚厲還有那本地紳士因荷生破賊有功  
便邀了荷生同年梅小岑太史歐劍秋侍講定於上巳日專席特請荷生洗塵傳齊本年花選  
上十妓潘碧桃顏丹暈張曼雲薛瑤華冷掌珠傳秋香賈寶書楚玉壽王福奴劉吾仙都到柳  
溪彤雲閣伺候柳溪在陽曲縣署西一里汾堤之東宋天禧中陳堯伍知并州因汾水屢漲築  
堤周五里引汾水注之旁植柳萬株中有秋華堂堂外有芙蓉洲每歲上巳太守泛舟修禊郡  
人遊觀於此數百年來久圯於水十年前太原太守率官吏士民立汾神臺貽祠因復舊跡形  
雲閣是上下兩層溪北最高之處四面明憲俯瞰柳陰中漁莊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圖畫  
溪南一帶桂樹遮列如屏便是秋華堂東邊一帶垂楊汾流環遠西邊池水一泓縱橫數畝源  
通外河便是芙蓉洲到了這一日彤雲閣下層早排設得錦天繡地一般已初一刻教坊十妓  
齊集不一會縉紳和梅小岑歐劍秋陸續也到了一面催請荷生小岑劍秋和那十妓說說笑

笑都說道就現在教坊脚色論起來今年花選秋痕壓在煞尾也真抱屈了秋痕像梧仙小字  
秋痕笑道這也沒有憑據若說第一那個不想取上呢我們本是憑人搬弄的愛之加勝不  
愛之便要墜淵又有什麼憑據可說得出來丹暈也說道這個是平心的話正說着外面報說  
韓師爺來了縉紳大家也就走下臺階拱候十妓都迎接出去在閣門外一字兒花搖柳顛排  
着等候停了一回只見一匹頂馬從柳陰中轉出便見四人抬二人扶一座藍呢大轎中間坐  
著彩雲皓月一般的韓荷生後頭一羣人約有十餘個跟着將到大門教坊早已走動鼓樂十  
妓都請過安荷生轎裏也點一點頭轎子停下荷生出轎將他們打掠一回便移步跨進門來  
見大家都在階下便躬身上前與大家相見問了姓即携著小岑的手同上臺階大家跟着進  
了彤雲閣重新見禮大家讓小岑陪荷生上炕坐了家人獻上茶來荷生道諸公如此盛設小  
弟何以克當那縉紳中有一個姓苟名才字子慎搶着站起來陪笑說道聊備杯酌以伸景仰  
之意還求荷翁勿以簡褻為罪哩劍秋笑道我們都是軟紅塵裏弟兄不說套話罷此刻吹打  
停了湘簾高捲十妓花娘娉婷都在兩廊也有說笑的也有理鬢的也有更衣的掌班們儘  
催著他們上去伺候秋痕道我是不上去的你看一屋子推著許多人這般早上去做什麼說  
著便携著掌珠從西廊小門向堤邊進去了這裏碧桃丹暈曼雲三人只得移步上來對荷生  
請了安荷生知道這些都是花案上及第的便也世故起來攬住碧桃的手道都非凡豔隨將  
姓名年紀一一問過便說道我下轎時瞧見一位穿著紫衫葱綠裙的怎麼不見呢小岑道那  
是梧仙子慎趕著立起身來走到簾邊傳喚梧仙狗頭急忙答應却四處我尋不見玉壽道他



持提狗頭  
為二十四  
同以下張  
本真注到  
四十七回  
止

如此熱鬧  
場中竟甘  
落後  
天寒翠袖  
空谷幽人  
絕代佳人  
遺世獨立  
金籠刮目  
子慎所語  
不惟已結  
文勢不得  
不作一轉  
難進而易  
退者應多  
愧死  
花九  
花十  
花十一  
花十二

得已結  
花十一  
花十二  
小卷劍秋  
也懂已結  
另眼  
翠眉黛度  
曲雲縹緲  
成行

韋劉之恨  
欲借長生  
一曲以補  
之故繁詞  
不殺  
金樽檀板  
曲奏長生  
下文洋洋  
灑灑十餘  
萬言都在  
个裏  
月痕  
花十三  
秋痕情種  
荷生情人

剛纔和掌珠從這角門出去了。狗頭便從角門去追尋二人。掌珠班長也跟著一會。纔把二人領來。這裏却將秋香寶書瑤華玉壽福奴都喚上去了。狗頭便將秋痕送到簾邊看官。你道這狗頭是什麼人呢？却是秋心院一個掌班。因他生得怪頭怪腦，以此都喚他做個狗頭。而且他又有一個怪相，是兩眼下有兩黑斑，也像兩眼。以此人又喚做四眼狗。後來鬧得幾多事出來，這且按下。當下秋痕和掌珠到了簾邊，看見一羣兒都圍在炕前，便推著掌珠先走。自己落後，座人臉都向上，聽著荷生說話，也不瞧見他兩個。倒是小岑在人縫中看見掌珠，便問道：秋痕呢？於是羣花閃開，掌珠携著秋痕向荷生同請了一安。荷生見秋痕別是一種灑落的神情，因向小岑道：我却不道并州儘有許多佳麗，就這榜末秋痕已自出人頭地了。小岑道：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吾兄賞識自是不凡。再見秋痕，早是秋波盈盈，默然不語。荷生便向羣花說道：站了好一會。今日太難為著，二十辦金蓮了。請散開坐坐罷。子慎便跟著說道：兩旁空椅，你們隨意坐著。韓師爺是個憐香惜玉的人，再不拘你們的秋痕，早輕移蓮步，從東走向西，下花架傍，一把小方椅那裏去了。大家也有跟著走去的，也有向西窗下去的。荷生便向眾縉紳談了一會，塵關破賊的事，復又笑道：人生蹤跡，不能預料。兩月以前，戎馬倥傯，豈知今日瓊花園繞，玉軟香溫。但今年花選，小弟不揣冒昧，却要重訂一過。諸公以為如何？劍秋笑道：吾兄又要翻案了。眾縉紳同接著口道：這有何妨呢？千金請不到這樣名公評定哩。荷生笑道：豈敢豈敢。只是這遊戲筆墨，各存一說，諒亦無礙。子慎便說道：今年花選，本來公論是不依呢。正說著，家人回說：酒筵已備。荷生便立起身來，和小岑、劍秋，招著秋痕、丹暈、曼雲，閣外散步。這裏七手八脚，將席抬

上。正面擺著一席，兩邊擺著四席，每席先是三個座，兩廊教坊吹打三次。家人捧上酒來，大家送酒安席。正面是荷生，小岑、劍秋陪坐。縉紳們分坐四席，每席兩枝花伺候。小岑、劍秋曉得荷生意思，便喚跟班排兩個座在下橫頭。令丹暈、秋痕坐了。於是四席也照樣起來。然後大家都換了便衣，酒行三巡，曼雲等出位，走到正面席前，以次呈上歌扇。秋痕、丹暈也站起來。荷生就隨意將各人都點了，只把秋痕的扇子握在手中，且令歸座。慢慢的釀酒吃菜，聽那曼雲等或二簧，或小調，抑揚亢墜，百轉嬌喉，合著琵琶、洋琴、三弦，諸般樂器的繁音促節，已是眉飛色舞，豪情勃發了。好一會，曼雲等以次唱完。小岑笑道：如今該是秋痕崑腔一開生面了。荷生便向秋痕笑道：你這扇子，大半是燕子箋、桃花扇、西樓記、長生殿。可見是個名家了。只是你有會得全齣的，沒有秋痕站著答應道：只有長生殿補恨旦曲，是全會的。荷生喜道：好極。我就請教這一齣。劍秋笑道：我雖不懂這些，只全齣且曲，就是難為人的事。秋痕道：不妨。於是大家靜悄悄的。荷生要遞鼓板，親自打著。教坊子弟吹著笛，彈著三弦，聽秋痕敘容靜氣，唱道：

歎生前冤和孽，纔提起聲先咽。單則為一點情根，種出那歡苗愛葉。他憐我慕，兩下無分別。誓世生生休拋撇，不提防慘悽悽。月墜花折，悄冥冥雲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斷生絕。普天樂

荷生見秋痕一開口，已經眼眶紅了。到末了，只落得死斷生絕這一句，竟有認不住淚的光景。便將青洋纜泡上的蓮心茶，親手捧給秋痕道：你吃了這鍾茶，下一支我唱罷，便一面打鼓板，一面唱道：



聽說舊情。那些似荷絲劈開未絕。生前死後無休歇。萬重深。萬重結。你共他兩邊。既恁疼熱。况盟言曾共設。怎生他陡地。心如鐵。馬嵬坡。便恁將伊負也。雁聲過。小岑劍秋俱拍案道好。荷生笑道。我們少唱板眼。生疎得很。不及他們的爛熟。秋痕道。韓師爺板眼。自然是講究的。我們班裏有含糊處。便接著唱道。

傷嗟。豈是他薄劣。想那日遭磨劫。兵及縱橫。社稷沾危。蒙難君王。怎護臣妾。妾甘就死死。而無怨。與君何涉。怎忘得定情釵盒。那根節。傾杯序。

荷生唱聲好。便說道。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劍秋道。詞本好的。秋痕有能體會出作者的意思。抑揚頓挫。更令人魂消。荷生道。我要浮一大白了。於是丹暈執壺。秋痕斟酒。劍秋小岑荷生俱乾了一大杯。秋痕歸座。小岑道。如今我獻醜罷。便討一鍾茶。漱了口。唱道。

你初心誓不賒。舊物懷難撇。是千秋慘痛。此恨獨絕。誰道你不將殞骨留微憾。只思斷頭香。再蕪蓬萊宮闕。化愁城萬疊。怕無端。又令從此墮塵劫。玉芙蓉。

大家都拍手道。好吓。子慎道。我從來不曉得小岑會崑曲。今日纔請教呢。小岑向秋痕笑道。貽笑大方。秋痕便也向著小岑一笑。接著唱道。

位縱在神仙列。夢不離唐宮闕。十回萬轉情難滅。雙飛若註鴛鴦牒。三生舊好緣重結。又何惜人間再受罰。折小桃紅。

秋痕唱了這支。眼眶又紅了。小岑瞧著。便說道。等我再效勞罷。接著唱道。那壁廂人間痛絕。這壁廂仙家念熱。兩下裏癡情恁春。癡情恁春。我把彼此精誠上請天。

闕補恨填愁。萬古無缺。

秋痕背過臉。接著唱道。

還只怕孽障周遮。緣尚蹇。會猶賒。大推拍。

荷生向秋痕笑道。以下便是尾聲了。就唱道。團圓等候中秋節。管教你情償意愜。當下秋痕向著荷生一笑。也背過臉。接著唱道。只我這萬種傷心。見他怎地說。秋痕唱完。荷生十分歡喜。教丹暈斟上大杯酒。和小岑劍秋每人唱了三大杯。四席上縉紳也隨意飲了幾杯。丹暈陪了三大杯。秋痕量小。只得將小杯陪飲。荷生道。先前散步。瞧著堤邊預備有船。我們携些酒。到船上。去坐一回。也算不負修禊良辰。大家都欣然願意。劍秋道。船上那裏容得這多人呢。子慎道。早預備過。船有五六支。分開坐罷。於是五支船。仍作五席。小岑劍秋陪著荷生下船。一會蕩入水。心遙望著曠遠。半綿水烟凝碧。那秋華堂。汾神廟樓閣。參差倒影。波中澄澈。空明真令人胸襟。激滌不著一塵。那教坊子弟。打起十番。十妓便齊聲唱起。采蓮歌來。前後嬌聲婉轉。嚮過行雲。當下水陸並進。珍錯羅列。到了黃昏。方纔將船仍盪到彤雲閣。荷生早已醺然。叫索安將一百兩銀鏢分送十妓。另將自己身上帶的一塊翡翠九龍佩。送給秋痕。轉身謝了眾人。先坐轎去了。各縉紳車隨到也。隨散了。只有小岑劍秋子慎三人。車久不到。便和十妓說些閒話。丹暈等見荷生今日如此看重秋痕。也有妒忌的。也有替他歡喜的。那秋痕終是冷冷的。子慎便說道。秋痕你也該懂些。巴結。譬如今日韓師爺。這樣另眼看待你。你也没有一點格外招呼。你們到底。是為什麼來呢。秋痕今日。因是走開閒逛。誤了呼喚。已受狗頭一番絮聒。聽著子慎教訓他。

隱隱引起 形雲閣夜 二一四回 隱隱引起 十四回秋 華堂一鞠 紅梨記 點明禊修 巴結 清江白日 落後盡復 攜美人登 綠舟一路 鳴嗚咽咽 之文至此 都隨風散 矣 仍收到彤 雲閣 出翡翠九 龍佩 是個霜下 心是個秋



結穴比李香君罵生尤中要害

自招出來

力爭上流

上下折十三个花字有實有虛皆花痕也此驚按燕掠四字映帶有情

便哭起來說道自己會已結儘管已結人家不會已結必要教人已結這是何心呢子慎聽了又羞又怒登時變起臉來道你這東西真是個不成材料我好好的和你說話你為什麼哭起來你到底有人教管沒有秋痕正要發話劍秋忙過來扯到裏間說道你哭什麼呢苟老爺說你原是好意你不要認錯了小岑也將子慎扯到炕上和曼雲一塊坐著說道這妮子脾氣總是這樣難怪人嫌子慎道我一團好意倒惹得他搶白起我來叫我怎麼不惱小岑只得十分排解劍秋裏邊也勸了秋痕許多話纔把兩下的氣都平了好了子慎車先到了便招著大家車而去劍秋力勸秋痕出來送子慎上車秋痕抵死不肯子慎去了小岑劍秋便叫秋痕班長先送秋痕坐車回去小岑劍秋隨後車來也就走了丹暈大家自有各人的班長各人的車馬伺候客都散完便驚梭燕掠的一般紛紛的分路回家正是 酒闌人散 月上星稀 錦天繡地 轉眼皆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此回傳秋痕性情態度躍躍紙上迄今如見其人。大抵十妓中碧桃美而流於蕩丹暈曼雲美而近於俗秋香齒穠福奴色衰寶書玉壽皆熱腸人掌珠秋痕皆冷面人瑤華色藝未知何如以後文觀之竊疑荷生品花列之寶書玉壽間殆亦有憾荷生曰無憾也處熱鬧場中而面目能冷冷者此其人不凡矣異日者秋痕證果於情場寶書掌珠捐軀於王事其與瑤華則名麟閣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仙及第

見芳譜杜米秋束裝

話說山石教坊設自蓮金舊例每年二月花朝巨室子弟作品花會其始原極慎重延詞客文人遴選姿容較量技藝編定花選放出榜來後來漸漸廢弛以致篋片走狗靠此生活於是真才多半埋沒儘有不願赴選者今年是個涂溝富戶馬鳴威字子肅充作頭家請一南邊人姓施名利仁字蘆巖主持花案這利仁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頰長白晰鼻峯高聳崑腔二簧琵琶三弦都是會些只是胸無點墨卑鄙刻薄無所不為似這種人主持花案這花選尚可問麼到了出榜這日優婆夷寺地方綵亭上粘著榜文是潘碧桃第一劉梧仙第十案下詳然奈教坊司早已詳縣存案也沒人來管閒事了却說荷生那日回營勾當些公事天已不早便吃點茯苓粥青萍等伺候睡下都退出去荷生對著那一穗殘燈想道今日這一聚也算熱鬧極了丹暈曼雲自是好脚色掌珠秋香秀骨珊珊也過得去只有秋痕韻致天然雖肌裏瑩潔不及我那紅卿而一種柔情俠骨真與紅卿一模一樣且歌聲裂石伎藝較紅卿似還強些不知那花選何以將他屈在第十我定當另編一過飭教坊司更正纔好又想道芙蓉洲風景到了夏月荷花盛開自然更好我今日已約下小岑劍秋到那日作一東道回敬他們咳只可惜紅卿不

花二花三出馬鳴威出施利仁花四偏是胸無點墨的主持花選花五花六入畫

柔情俠骨四字秋痕此處特借紅卿伴說非獨不令落紅卿一入夢

美人娟娟隔秋水前種解脫此回夢境處處纏綿是回頭一看悟的荷生

在這裏便朦朦朧朧的好像身子還在芙蓉洲船上又像是席散時候陡然那邊飛過一枝畫船來船裏一個麗人倚著船艙看水荷生便將頭探出窗來正與那麗人打個照面却是紅卿便急問道你什麼時候到了紅卿只是笑那船早離有一箭多路了荷生忙喚人追趕回頭一看船上靜悄悄的只有秋痕一人背著臉靠在那邊船窗便問道他們往那裏去了秋痕轉過臉來却不是秋痕又另是一個麗人濯濯如春月柳濼濼如出水芙蓉比秋痕還好那麗人又只是瞧著荷生笑荷生待向前說話只見那麗人說道你只認得劉秋痕那裏認得我呢荷生



月痕花痕  
天下事原  
只自己一  
人迎前看  
是前由入  
速的荷生  
情波渺渺  
慧劍風刀

隨手便結  
如許迷離  
詭譎文字  
却以壯語  
收之妙不  
拖沓七八  
花七

出杜采秋  
鄭重分明  
采秋小傳

花痕。此  
回承上文  
花字恰合

花信之數  
有明有暗  
亦皆花痕  
也願讀者  
留意焉  
不曉得年  
來書籍通  
劫比祖龍  
毒發還慘  
廢  
宗旨

出洪紫滄  
紫滄附傳  
後來子弟  
兵得力在

花九  
花十  
花十一  
花十二  
花十三  
花十四

花十五

正要回答。那麗人却不見了。船中只是自己一人。再一回盼。又見那麗人。却又携著紅卿的手。在岸邊亭子上。並肩而立。喜得心花怒開。急忙跑上岸來。迎前一看。却是丹暈曼雲。荷生此時恍恍惚惚的。便急問道。你看見紅卿麼。只見丹暈沈著臉道。你是什麼人。怎的混跑到這裏來。便携著曼雲。從亭子上小門進去了。荷生想道。分明這是丹暈曼雲。如何他們變了臉。不認我呢。再一看。那裏是岸。却是一家池亭。想道。今日我怎的這樣迷惑起來。莫非是夢中幻境麼。正想著。只見那池邊樹木裏。跑出幾個回子。手執短刀。見了荷生。都道。這就是前日在潼關山上。教人放火的人。不可放走了。荷生吃了一驚。往園中就跑。又見紅卿和那麗人。靠著池邊欄杆。吟吟的笑。荷生此時也不管禍福。忙上亭來。跑向前去。後面那幾個回子。隨後趕來。攔腰抱住。唬得滿身冷汗。撐開眼來。却是一夢。回憶夢境。如在目前。心上猶突突的亂跳。想道。此自是上牀時。糊思亂想所致。便自收攝精神。掃除思慮。就也安然睡著了。次日起來。午窗無事。便將十花品第起來。也不全翻舊案。即將秋痕碧桃。前後挪移。便另是一番眼界了。開首撰一小序。每人名下各繫一傳。傳後各綴一詩。即日發刻。數日之間。便轟傳起來。看官。你道那教坊司。敢不更正麼。只幾頁花選。却是胭脂山的飛檄。氤氳使的靈符。早招出一個絕代佳人來。你道這佳人是誰。就是第一回書中說的杜采秋。這采秋係雁門樂籍。他的母親賈氏。那年身上有娠。夜夢一仙女。手拈芙蓉一枝。說道。此係石曼卿芙蓉城裏手植。數應謫落人間。在你手裏受了二十年魔劫。然後根移綠野。果證青娥說畢。擲花於懷。賈氏腹痛而醒。是夕坐一女。因名夢仙。小字采秋。采秋生而聰穎。詞曲一過目。便已了了。不特琵琶弦索。能以己意譜作新聲。且精騎射。善畫工書。以此名重雁門。到十六歲上。便有一豪客。破費千金。梳攏了。每年四五月。到了并門。扇影歌喉。一時無兩。以此家頗饒足。然性情豪邁。有江南李宛君。顧眉生之風。千萬金錢。到手輒盡。舊年十二月。關外訛言四起。采秋將萬貫釵釧衣服。盡行棄去。購書十餘架。容問其故。采秋說道。釵釧衣服。賊來便是禍根。換此數百萬卷書。賊將不顧而去。不好麼。其實采秋是乘此機會。要擇人而事。不理舊業。後來大兵東出。平了回匪。他家朝夕絮聒。說他年紀纔二十歲。不為全家圖些基業。專要讀書做詩寫字。難道真要去考博學鴻詞。作女學士麼。采秋拗不過他爺娘意思。只得出來畧畧酬應。一日。侍兒紅豆。傳說洪相公來訪。看官聽著。這洪相公也是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此人單名海字紫滄。現年三十五歲。拳勇無敵。却極溫文爾雅。是個做秀才的本色。以此雁門人。個個敬愛他。采秋便延入內室客座。閒話一回。紫滄便從靴鞦裏取出一本書來。說道。今年花選。你看過麼。采秋道。那花選有什麼看頭呢。所選的人。橫豎是并州那幾個粉頭。又難道又有個傾國傾城的出來麼。果然有個傾國傾城的上。那花選也就玷辱紫滄笑道。你這議論。實在痛快。只是這一番。又有個人出來。將花案翻過。你瞧罷。便將花選一本遞給采秋。采秋揭開一看。書目是重訂并門花譜。便問道。這重訂的人。是個什麼樣的名公呢。紫滄笑道。你不要問人。且看這人的序。如何再說。采秋便將小序念道。

露朵朝華。奇葩夜合。蓮標淨植。絮染芳塵。卷託跡之靡常。遂分形而各寄。豈謂桃開自媚。柳弱易攀。生碧玉於小家。賣紫釵於舊邸。羞眉解語。淚眼凝愁。彈秋之曲。四絃照春之屏。九折况兼筆妙。迴似針神。允符月旦之評。不愧霓裳之詠。昨者躬逢良會。遍賞名花。又讀



新編足稱妙選。惟武陵俗艷。寵以高魁。因便說道。潘碧桃取第一麼。又念道。

而彭澤孤芳。屈之末座。便說道。這彭澤孤芳是誰呢。又念道。

私心耿耿。竊不謂然。用是再啟花宮。重開蕊榜。登劉蕢於上梯。許仙人於狀頭。背踏金螭。憶南都之石黛。歌傳紫鳳。誇北地之騰支。願將色藝。遍質同人。所有是非。付之衆論云爾。

富川居士撰

念畢說道。好一篇唐小品文字。這富川居士。定不是北邊人了。你說罷。紫滄道。你且往下看。尚有筆墨呢。采秋見第一個題名是。

霜下杰劉梧仙

便說道。呵。劉蕢登上第。仙人得狀頭了。究竟這劉梧仙是誰呢。怎的我在并州沒有見過。且聞有這人呢。紫滄道。你怎的忘了。那小班喜兒。你就沒有會過麼。采秋道。呵。就是他麼。人到不曾見過。却聽見有人說。這喜兒長得模樣很好。肚裏崑曲記很多。只是脾氣不好。不大招呼人。髻髮去年有人說他。搬回直隸去了。怎麼這回又來了。今番取了第一。這富川居士也算嗜好與俗殊。鹹酸不肯人云亦云。哩說畢。便看那小傳道。

梧仙姓劉氏。字秋痕。年十八歲。河南人。秋波流慧。弱態生姿。工崑曲。尤善為宛轉淒楚之音。嘗於酒酣耳熱。笑語雜沓之際。聽梧仙一奏。令人悄然。蓋其志趣與境過有難言者矣。

知之者。勘無足責焉。因曰。

說道好筆墨。秋痕得此知己。可以無恨矣。便朗吟道。

生來嬌小困風塵。未解歡娛但解顰。記否春江上住。懊儂能唱是前身。

吟畢說道。詩亦佳。再看第二名是。

虞美人顏丹暈

便說道。虞美人三字。很切丹暈的樣子。看那小傳道。

丹暈姓顏氏。字公鳳。年十九歲。姿容妙曼。妍若無骨。豐若有餘。善飲。糾酒錄事。非公鳳在坐。不歡也。至度曲。則不及梧仙云。詩曰。

衣香花氣兩氤氳。妙帶三分宿醉醺。記得鬱金堂下飲。酒痕翻遍石榴裙。

再看第三名是。

凌波仙張曼雲

曼雲姓張氏。字彩波。年十九歲。代北人。風格雖不及梧仙。而風鬟霧鬢。妙麗天然。裙下雙鸞。猶令人心醉也。詩曰。

偶然撲蝶粉牆東。步步纖痕印落紅。留與天遊尋舊夢。銷魂真個是雙弓。

再看第四名是。

玲瓏雪冷掌珠

掌珠姓冷氏。字寶憐。年十九歲。代北人。寡言笑。而肌膚瑩潔。朗朗若玉山照人。善病工愁。

花十六

秋心不死  
霜杰如生  
及第

別具巨眼  
洞照隱微  
後來牽到

之合即以  
此十二字  
為標左券

鑄然濯淖  
於汙泥之  
中

花十七



明月前身

故人見之輒愛憐不置詩曰

牢鎖春心豈蔻梢。可人還是不勝嬌。前身應是隋堤柳。數到臨風第幾條。

再看第五名是

錦綉兒傅秋香

秋香姓傅氏字玉桂年十四歲湖北人眉目如畫初學度曲嫋嫋可聽亦後來之秀也詩曰

綠珠生小已傾城。玉笛新歌宛轉聲。好似旗亭春二月。珠喉歷歷啣雛鶯。

再看第六名是

鎖恨花潘碧桃

碧桃姓潘氏字春花年十七歲美而艷然蕩逸飛揚未足以冠羣芳也詩曰

昨夜東風似虎狂。只愁枝上卸濃妝。天台畢竟無凡艷。莫把流紅誤阮郎。

再看第七名是

占鳳池賈寶書

寶書姓賈氏字香卿年十七歲遼川人貌僅中姿而長眉曲黛善於語言詩曰

春雲低掠兩鴉鬟。小字新鐫在玉山。何不掌書天上住。却隨小刻落人間。

再看第八名是

燕支頰薛瑞華

瑞華姓薛氏字琴仙年十六歲揚州人喜作男子妝學拳勇禿袖短襟詼諧個儻樂部中

之錚錚者也詩曰

寶髻玲瓏擁翠鈿。春花秋月是年年。蒼茫情海風濤闊。莫去凌波學水仙。

再看第九名是

紫風流楚玉壽

玉壽姓楚氏字秀容年十八歲善肆應廣筵長席玉壽酬酢終日迄無倦容詩曰

花氣濃拖兩鬢雲。絳羅衫子纓金裙。妝臺別後無消息。芳草天涯又見君。

再看第十名是

婪尾香王福奴

福奴姓王氏字惺娘年二十三歲代北人楊柳多姿桃花餘豔以殿羣芳亦為花請命之

意云爾詩曰

柳花撲雪飛難定。桃葉臨江恨總多。願借西湖千頃水。聽君閑唱采菱歌。

看畢便將書放在茶几上向紫滄道到底這富川居士是誰呢紫滄道此人非他便是正月間

大破數十萬眾回子的那個韓荷生采秋沉吟一會纔說道他還有這間功夫弄此筆墨紫滄

道這荷生奇得很聽得人說他在軍中是詩酒不斷的。就是破賊這一日也還做詩唱酒哩采

秋道這也沒有什麼奇處那諸葛公彈琴退敵謝太傅圍棋賭墅名士大半專會摹調只如今

就算得江左夷吾讓他推羣獨步了紫滄笑道可惜你是個女子若是男子你這口氣是要賽

花十九 輕薄桃花 異日却結 善果脫開 蟬殼立地 登仙散謂 其無反根 耶 紅粉洗妝 黃地入道 白沙理骨 碧峯削骨

月痕花痕 花二十 香海洋中 驚魂一縷

花二十一

脩然意遠 〇花二十 二花二十 三 花二十四 含蓄不盡 所謂花月 痕也 鄭重分明 〇回應第 四回伏第 十回小了 調學多少 名士



詞譽多少  
讀書人  
此數想道  
怡與上折  
荷生兩想  
道其法相  
配其心思  
不相印之  
中亦自相  
調譽荷生  
更酷

京裝

過他哩說得采秋也吟吟的笑了。又閒談了一回。天色已晚。紫滄去了。采秋便將芳譜携歸臥室。叫紅豆熱一爐香。烹一鍾茶。在銀燈下檢開芳譜。重看一遍。想道：我只道現在讀書人。給那八股時文。五言試帖。細縛得個個作個書獃。不想也還有這瀟灑不羈的人。轉數我自恨見聞不廣。輕量天下士了。因又想道：他既有此心胸眼力。如何不知道我杜采秋呢？你要重訂芳譜。也不問問。就把什麼丹暈的酒量。曼雲的弓彎。都當作寶貝。一般形諸歌詠。連那玉壽福奴。都為作傳。這不是浪費筆墨麼？停了一回。又想道：我不到太原。他如何知道我呢？這也怪不得他。癡癡呆呆。想來想去。直到一下鐘。賈氏進來幾次。催他去睡。纔叫紅豆和老媽伏侍睡下。次日又沈吟了一日。便決計與他父母商量。前往并州。他爺娘是巴不得他肯走這一遭。立刻料理衣裝。不日就道了。正是：人生最好。一無所知。若有知識。便是大癡。欲知秋痕采秋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亦是  
緊按上回  
聽開說入  
第四回餘  
波  
花痕  
春雲出岫  
再冉多姿  
馬一  
出青海驄

第八回 吕仙閣韓荷生過豔

并州城章癡珠養疴

話說荷生自從翻芳譜之後。軍務日見清閒。一日奉著報捷的回批。經畧賞加太保銜。大營將吏俱有升擢。荷生也得五品銜。彼此慶賀。不免又是一番應酬。光陰易過。早是四月中旬。長日倦人。又見芍藥盛開。庭外丁香海棠。紅香膩粉。素面冰心。獨自玩賞。一回鳥聲。啼碎花影。橫波。遂起了訪友的念頭。尋芳的興致。帶了青萍騎了一匹青海驄。也不要馬兵跟隨。沿路去訪梅。

一無所遇  
妙。開拓  
文情蕩漾  
馬二  
合馬三  
出呂仙閣  
馬四  
又開  
儉又必白  
寫又一合  
又開  
馬五  
又一合  
叙純陽宮  
非閑筆也  
步步迫入  
過字  
迫入過字  
迫入過字  
迫入過字  
總一筆  
合寫  
擬一筆側  
注在絕艷  
上月痕  
傳神

小岑歐劍秋諸人。一無所遇。大為掃興。便欲回營。走到東南城根邊。遙見一帶波光。澄鮮如鏡。掩映那天。樓閣儼然一幅圖畫。便問青萍道：那是什麼地方？青萍道：小的未曾到過。荷生便信馬行來。原來是一座大寺院。門前古槐兩樹。蔽日參天。牆外是大池。縱橫十畝。繞著綠水。楊柳成行。黃鸝百轉。便覺心曠神怡。遂下了馬。看那寺門上橫額。是呂仙閣三字。便令青萍拂去了身上的塵土。將馬繫在柳陰中。荷生緩步走到堤邊。看那遊人垂釣。忽聽閣上數聲清磬。度水穿林。更覺滌盡塵心。飄飄意遠。又信步走進寺門。早見有一輛繡縵香車。停在門內。便向青萍道：那不是內春的車麼？不用進去。衝撞他們了。青萍道：老爺騎了半天馬。又站了這一會。進去歇一會兒。廟裏地方大。那裏就單撞見他們哩。荷生點點頭道：你且在此等候。逐一人躡進門來。靜悄悄的。只有那車夫在石板上打盹。轉彎到了東廊。見二三個小道士。在地下擲錢玩耍。也不招呼。荷生便一直向後走來。只見寶殿琳宮。迴廊複道。是個香火興旺的古刹。原來這純陽宮正殿以後。四圍俱係磚砌成閣。閣分三層。上層左臨試院。萬片魚鱗。右接東城。一行雉堞。遠則四圍山色。萬井人烟。近則數畝青蛙。一泓綠水。中層為上下必由之道。兩邊石蹬。各數一級。下層做個月洞。係出入總路。荷生剛到。下層洞門。只聽一陣環珮聲。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兩個人來。便覺得鼻中一股清香。非蘭非麝。沁入心脾。自然就停了脚步。定睛一看。一個十四五歲的身。穿一件白紡綢大衫。二藍摹本緞的半臂。頭上挽了麻姑髻。當頭插一朵芍藥花。下截是青縐鑲花邊褲。微露出紅蓮三寸。笑盈盈的。已似海棠花嬌豔無比。一個年紀大些。真是寶月祥雲。明珠仙露。這道神采。射將過來。荷生眼光。自覺混漾不定。幸是到了眼前。不



妙語令人  
作十日思  
細膩風光

活畫出一  
个荷生

帶是丹筆  
却縮定秋

文勢一折

○有此一

折花月痕

中人物所

以冠絕一

時○這會

繞覺口渴

妙馬六

馬七

申叙一段

恰好出了

菜市街出

了懶圖

眼目

馬八  
馬九  
眼目  
此一折與  
上相配相  
亦相配相  
印

後文都滿  
蓋十四字  
中  
二語亦是  
後文影子

漱玉交情  
此數行文  
字必不可  
少  
癡珠履歷  
叙以駢語

得不把心神按定閃過一旁讓這兩人過去這二人也四目澄澄的瞧了一瞧荷生覺得那絕色眼波更傾注在自己身上那一縷魂靈兒好像就給他帶去跟着出了洞走過院子將次轉出正殿這絕色的回頭一盼纔把精魂送轉這兩人都不見了兩條腿尚如釘住停一會緩步向前恍恍惚惚記那絕色身上穿的是一件鑲花邊淺藍雲蝠線縐單衫下面是百摺淡紅縐裙微露出二寸許窄窄的小弓彎頭上是挽個嫩雲髻簪一枝素馨花似乎是縐著春山的光景一路上凝神渺慮細細追摹不知不覺已走到後面閣上第三層扶梯了且喜並無一人窺見心事也就步上扶梯靠著危欄想道那一個十四五歲的是個侍兒決無可疑了這一個絕色是那一家宅眷怎的如許年輕只帶一婢來廟呢若說是小戶人家那服飾態度萬分不像咳似此天上神仙人間絕色此地青樓決無此等尤物這也不用說譬如若有這樣一個人無論丹暈曼雲就是秋痕怕也趕不上只是人家宅眷無心邂逅消受他慧眼頻頻垂盼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豔福以後還要怎樣呢這樣一想登時把先前思慕心腸如灌向水壺不留渣滓到也爽然流覽一回覺得口渴緩步出來一個老道士遞上一鍾茶却喝不得瞧著表已有三下多鐘了趕著出門喚了青萍跨上馬把鞭一抽那馬如飛的馳歸大營去了看官你道荷生所遇的絕色究竟是誰原來就是杜采秋采秋自那日決計出門次早便和他媽擇了日期帶著老嫗了髮伙伴上路按站到了太原就寓在菜市街愉園這園雖不甚大却也有些樹木池亭數十間還房密室本是巨家別業後來中落此園又不轉售於人關閉數年屋宇漸漸塌壞采秋去秋以二千金買之畧加修葺便也幽雅異常只是他娘賈氏因逢次感冒成了重症日

重。一日采秋晝夜伏侍轉把來訪之客概行謝絕此時已半個多月了見他媽病勢有增無減因此特到呂仙閣求籤許願不想遇見荷生其實采秋意中有荷生却未曾見過這個人荷生日中有采秋又不曾聞有這個人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個妓女采秋却看得出荷生是個名流一路想道這人丰神澄澈顧盼不凡定是個南邊出色人物因又想道此人或且就是紫滄說的韓荷生那廟門外柳陰拴一匹馬係青海驄不是大營那裏有此好馬正在出神車已到家想他媽病勢危篤呂仙閣的籤又不甚好也把路上所有想頭一齊摺開了這且按下却說癡珠由草涼驛趨程十九日午後已到西安隨便卸妝旅店就雇定長車因河南土匪出沒無常與車夫約定取道山西限十八日到京一面吩咐跟人檢點行李一面寫了幾封川信交給廣漢家丁回去銷差此時已是黃昏癡珠也不換衣服坐車向紅布街王漱玉家來不想漱玉夫婦雙雙往外家去了癡珠只得託他家裏作一柬帖並詩二首留別悵然而返詩云

卅年聚散總關情銷盡離魂是此行去日苦多來日少春風淒絕子規聲 容囊猶似去年貧湖海浮沈剩一身東閣何時重話舊可憐腸斷再來人

那王家管事家人劉福為著癡珠是漱玉極愛敬的朋友三更天自己跑來請安送過酒菜再三挽留癡珠姑且答應其實天一亮便裝車上路去了癡珠自幼本係嬌養弱冠登第文章丰采傾動一時兼之內顧無憂僕來常有以此輕裘肥馬暮楚朝秦名宿傾心美人解佩十年以後目擊時艱腸迴發緯賓朋冷落舊銷沈此番經年跋涉內窘於贍家之元術外窘於售世之不宜南望倉皇連天烽火西行躑躅匝地荆榛披月趨程業馳驅之已瘁望雲陟此方啟處



出同秀  
途窮見交  
態世梗悲  
路澀

穆升來歷

并州養病

雞鵠至魯  
門不識鐘  
鼓響孔雀  
望赤霄愁  
思雕龍養  
第四十三  
回張本○  
蓋亦有數  
存焉

神來氣來  
出心印  
心印小傳

癡珠心事

癡珠心境  
○眼目

出李夫人

李夫人小  
傳護如鶴  
仙附傳

之不遑憂能傷人勞以致疾廿一夜趕到潼關便神思懶怠不思飲食次日五更起來覺得頭暈眼花口中乾燥好不難受勉强掙扎出關渡河曉風撲面陡然四肢發抖牙關戰得磕磕的響叫禿頭將兩牀綿被壓在身上全然沒用直到韓陽鎮打尖服下建麵吹下痧藥略覺安靜是晚到了蒲關想欲求醫因憶起一個故舊來此人姓錢名同秀字子守本南邊人善醫隨官此地辦起鹽務字號裕豐癡珠令人持柬相邀候至三更不到癡珠只得付之一笑睡至五更頭目比日間清爽而兩脚酸痛不可屈伸此本癡珠舊疾近來好了此時重又大發一路倒難為禿頭扶上扶下又要收拾鋪蓋又要料理飲食又要管理銀錢日夜辛苦極其勞瘁癡珠委實過意不去行至霍州值有同鄉左藕舫孝廉掌教此地代覓一僕名喚穆升稍分禿頭辛苦孝廉因力勸癡珠就醫太原且將他的家信取出給癡珠瞧說是二月後賊勢漸平故鄉時事可以無憂癡珠覺得畧畧放心數日之間就也到了太原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嘈雜不堪遂租了汾堤上汾神廟西院一所客房養病當下收拾行李坐車到了寓所却也乾乾淨淨一所房屋上房四間屋子中間是客廳東屋兩間是臥室西屋是下人的住屋院中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不見天日後面也是個大院子却是草深一尺東邊是朝西小樓一座樓下左邊屋放口棺木却是空的癡珠也不理論右邊是廚房西邊是牆牆上有重門通著秋華堂廟廡禿頭穆升趕著將鋪蓋取出正在打展只見一個和尚歡天喜地遠遠的叫將過來道我道是那一位韋老爺却原來就是癡珠老爺癡珠拐著脚向前一看也歡喜道心印你如何在這裏看官這心印和尚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汾神廟住持他本係西湖淨慈寺知客工詩畫向年癡珠就

聘臨安與心印為方外交往來親密後來癡珠解館心印以心疾發願朝山航南海涉我嶺前年項禮五台後將便道入都官紳延主汾神祠癡珠此來得逢心印也算意想不到之事當下彼此施禮略敘別後踪跡心印見癡珠初搬進來一切未曾安置且行李亦極蕭條便向穆升道這邊缺什麼傢伙只管向當家去取一面說一面起來携癡珠的手道老僧挽你到方丈艙艙罷讓他們收拾妥帖你再過來癡珠也自情願心印和禿頭一路照應癡珠蹣跚的來到方丈大便躺在心印床上與心印暢談十餘年分手的事因說道自恨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中年家貧身賤養癡珠畏疽精神不齒那能病不入膏肓呢心印慰道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人生際遇何常偶沾清恙怕什麼哩癡珠道功名富貴命也只有老母下有弱弟際此時艱治生計拙這心怎放得下心印道這也只得隨緣遂送癡珠吃了兩碗稀飯飯後睡了一覺兩脚疼痛已畧鬆動到了二更大家攙扶過來晚夕無話次日五月初一癡珠換過衣帽穆升扶著想到觀音閣燒香剛轉過甬道只見一陣僕婦了環捧著一青年少婦進來癡珠只得站住那少婦却也停步將癡珠打掠一回向一僕婦說了幾句話竟自上閣去了這僕婦便走到癡珠跟前問道老爺可姓韋官章可是玉字旁麼癡珠沉吟未答穆升說道姓名却是你怎的問哩僕婦道我們太太叫問呢便如飛的上閣回話癡珠想道這少婦面熟得很只一時記不起了他來問我自然是認得我呢看官你道這少婦又是誰呢原來就是蒲關遊總兵長齡字鶴仙之妹大營李副將喬松字設如的夫人十五年前游鶴仙之父官名炳燠提督東越水師癡珠彼時曾就其西席之聘他兄妹二個一纔十六歲一纔十三歲師弟之間極其相得未



總束

及一年游提督調任廣東。癡珠中後，又南北奔馳，也曉得鶴仙中了武進士，却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數年之間，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且不曉得即在蒲關，如今認起來，却得兩位弟子。癡珠在并州養病，有這多舊人，也不寂寞了。正是：相逢不相識，交臂失當前。相識忽相逢，相逢豈偶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純是承上起下文字，似是閒文，非是閒文。細讀之，皆是絕不可少之文。能文者自知之。

花月痕全書卷三

第九回 粵峯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遙從第六回叙入

應第七回

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為外人道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不是小岑面軟却為秋痕掌孤

此輩作威情態解圍

話說秋痕那日從柳溪回家，感激荷生一番賞識，又忿恨荷才那般糟蹋，想道：這是我前生作孽，沒爹媽落在火炕，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糟蹋的倍覺容易。就酸酸楚楚的哭了一夜。嗣後荷生重訂的芳譜，喧傳遠近，便車馬盈門，歌采纏頭，頓增數倍。奈秋痕終是顧影自憐，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燈燭，譁笑雜沓，他忽然淌下淚來，或好好的唱曲，突然咽住嬌喉，向隅拭淚，問他有甚心事。他又不肯向人說出，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都說他有些傻氣。五月初五這一天，是馬烏盛苟才在芙蓉洲請客，看龍舟搶標。他所請的客是誰呢？一個錢同秀，一個施利仁，前文已表。餘外更有卜長俊，字天生，是個初出山的幕友。夏旒，字若水，胡耆，字希仁，是一個未入流。原士規，字望伯，是個黃河渡口小官，現被經畧撤任。那苟才又請了梅小岑，小岑那裡肯和這一般人作隊？奈子慎是小岑隔鄰，自少同學，兩世交誼，面上放不下來，也就依了。今年花選，是馬鳴盛頭家，因此傳了十妓。那十妓是不能一個不到的。只可憐秋痕，懶於酬應，挨時挨刻，直到午後，纔上車赴芙蓉洲來。遠遠聽得人語喧嘩，鼓聲填咽，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岸上遊人絡繹不絕，那時水亭上早擺上三席，中席是卜長俊，胡耆，夏旒，秋香，瑞華，掌珠，伺候。西席是錢同秀，施利仁，馬鳴盛，碧桃，玉壽，福奴，伺候。東一席是梅小岑，原士規，苟才，曼雲，寶書，丹暈，伺候。狗頭見趕不及上席，下車時，將秋痕着實數說，硬着頭皮，領着上去。果然苟才馬鳴盛一起的人圍着眼，便要向秋痕發話。秋痕低着頭，也不言語。小岑早已走出位來，攜着秋痕的手。